

にんげんしっかく

[日] 太宰治——著

王倩倩——译

人間失格



の写真であつて、その子供が、
す、醜く笑っている写真であつ
辞に聞えないくらい。謂「こ
こぶ」る不快そうに咳「つふ
い、それは、笑顔でない。こ
「しわ」を寄せているだけなの
子供を見た事が、いちども無か
く美貌の学生である。しかし、
。こんどの笑顔は、皺くちや
こそ、鳥のようではなく、羽
も、もちろん足りない。しか
最も奇怪なものである。まる
し、こんどは笑っていない。
大きく写つていたので、私は、
たとえば、私がこの写真を見て、
い顔である。漫画にも何もない
快、イライラして、つい眼を
かく、どこという事なく、見
ものが、見当つかないのです。
いう事には全然気がずかず、た
たり降りたりは、自分にはむ
な階段に過ぎないのを発見し
わりで面白い遊びだから、と
かくになつてわかつて、人間
には「空腹」という感覚はど
おなかが空いたろう、自分た
と呟いて、甘納豆を十粒ばか

（それは、その子供の姉たち、
ごち（つまり、美貌などに関心を
ないな影もその子供の笑顔に無
うような手つきで、その写真をほ
つた。その証拠には、この子は、
「とでも言いたくなるくらいひ
はまた、びつくりするくらいひ
きている人間の感じはしなかつた
微笑になつてはいるが、しかし
。そうして、笑っている。つまり
う美貌の学生にも、どこか怪談じ
顔はいくぶん自髪のようにあ
つて火鉢に両手をかざしながら、
。事が出来たのであるが、額は半
き忘れていた。部屋の壁や、小さ
う、こんな顔だつたのか、思い出
る「死相」というものにだつて
。気持ちにさせるのだ。私はこれま
まで、汽車をはじめて見たのは
。在劇場みたいに、複雑に楽しく、
。のした遊戯で、それは鉄道のせ
また、自分は子供の頃、絵本で地
子供の頃から病弱で、よく寝込み
。いをしました。また、自分は、
。どかつたのです。へんな言いかた
。つて来た時の空腹は全くひどい苦
。反感とは、どんなものだが、ち

“私小说”领域天才作家太宰治绝笔之作

“无赖派大师”的灵魂之书

村上春树绝望凄美的灵感源泉

青春的挥霍 生命的迷惘 人性的探究
对这世界深情的告白，无助的生命绝唱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失格 / (日) 太宰治著 ; 王倩倩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92-9684-5

I. ①人… II. ①太…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932 号

人间失格

RENJIAN SHIGE

太宰治 著 王倩倩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32 开本 9 印张 字数 19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9684-5

定价: 3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7-55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人间失格.....	001
序.....	003
第一手札.....	006
第二手札.....	017
第三手札.....	050
后记.....	100
斜阳.....	103
女生徒.....	233
樱桃.....	275

人间失格



人與物

序

我曾见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第一张应该是孩提时代拍的。照片上的他十岁左右，被一大帮女孩子（估计是他的姐妹或堂姐妹之类的）围着，站在院中的水池边，身着粗条纹的和服裙裤，头微斜三十度左右，脸上挂着丑陋的笑容。丑陋？然而倘若迟钝的人（也就是不在乎美丑的人）敷衍地称赞“这孩子真可爱”，也不会被认为是信口雌黄，毕竟那孩子的笑脸里也不是完全找不到普罗大众所谓的“可爱”。不过凡是稍微在美丑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人，很可能瞧一眼照片立刻会发牢骚说“哎呀，这孩子真讨厌”，像甩掉毛毛虫似的，把照片扔到地上。

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毛骨悚然。那

根本不是人的笑脸，因为他双手攥紧了拳头站在那里。人不会笑着攥紧拳头，猴子才会，那是猴子的笑脸。他只是把丑陋的皱褶挤在一起而已，这奇怪的表情令人作呕，看过的人恐怕会忍不住嫌弃说：“真是个满脸皱纹的小少爷。”迄今为止，我还未见过一个孩子竟会带着如此奇怪的表情。

第二张照片里他的模样彻底变了，一身学生的打扮，不知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的，竟然十分英俊。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从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活人的气息。他穿着学生制服，胸前的口袋里显露出白色手绢的折角，跷着二郎腿坐在藤椅上，表情依然是笑着。但这一次的笑容不再是皱巴巴的猴子的笑容，而是变成了相当巧妙的微笑，但还是有什么地方与人的笑容不同。那笑容，不似鲜活的鸟儿般充实带着鲜血之凝重、生命之苦涩，而仅仅是一张轻如鸿毛的白纸。总之像个假人。谈不上做作，用轻浮来形容也不恰当，说是没有男子气概也不对，当然也不能称之为爱打扮。但是，仔细看这个相貌堂堂的学生身上弥漫着令人恐惧的气息，好像鬼故事一样。果然，迄今为止，我还未见过如此奇怪的英俊少年。

第三张照片最诡异。照片中的他已经看不出多大年纪，头发斑白，正在破旧房间（从照片上看房间的墙皮有三处掉落下来）的角落里双手伸向小火盆烤火，这回没有笑，什么表情也没有。可以说他虽然坐在那里双手伸向火盆，但已经死了，整张照片透

露着不祥。然而奇怪的事情不仅如此。因为这张照片给了脸部一个大特写，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面容，额头很平凡，额上的皱纹很平凡，眉毛也很平凡，眼睛也很平凡，鼻子、嘴、下巴也是一样，啊，连表情都没有，毫无特征，看完也没有印象。我看完照片闭上眼睛，完全记不起照片中的他长什么模样。只能想起房间的墙壁和小火盆，而对于房间主人的印象却瞬间烟消云散，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一张无法画出来的脸，即使是漫画也画不出来。睁开眼睛再看。啊，原来他长这样，但却毫无想起的喜悦，甚至可以说睁眼再看这张照片也还是想不起来，只是心里隐隐地觉得烦躁，很不舒服。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起码也该有些表情更让人印象深刻才对，那男人仿佛是人身上长着马头，总之只要是看一眼这张照片就不由得从心底涌起厌恶。果然，迄今为止，我还未见过如此诡异的男人。

第一手札

我的一生充满耻辱。

我不理解什么是人的生活。我的老家在东北地区的乡下，长大后才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时候我常在火车站的天桥上跑上跑下，误以为这复杂的构造是为了增加趣味，像国外的游乐场一样时髦，完全没意识到它是用来让旅客越过铁路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有这样的误解。当时的我把来回上桥下桥当成一个雅而不俗的游戏，甚至认定这是铁路提供的最好服务，等到发现天桥只不过是方便旅客越过铁路的便利设施时，便瞬间失去了兴趣。

小时候，我在图画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不认为它修建在地下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而是因为车在地下行驶比在地上更加妙趣横生。

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年缠绵于病榻，卧病在床时深感床单、

枕套、被套尽是些无聊的装饰，到二十来岁才恍然大悟它们都是实用品，不禁为人的节俭黯然哀伤。

而且我也不识饿之滋味。我并无意显示自己出身于衣食无忧之家，不是这样浅薄的意思，而是真的不明白饥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许听起来不可思议，即使饿了我也感觉不到。上小学和中学时，只要从学校一回来，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说：“肚子饿了吧？我以前放学回来饿得不行，来点儿甜纳豆怎么样？还有蛋糕和面包哦。”于是我顺势发挥起讨好别人的天性，边发牢骚说肚子好饿，边往嘴里丢十粒甜纳豆。正因如此，完全不明白所谓的饥饿感到底为何物。

我当然也经常吃东西，但是没有哪一次是因为肚子饿而吃东西的。我吃东西，因为别人认为它很珍贵或很豪华，抑或去别人家做客，主人招待的东西，就算是不想吃也还是强迫自己吃了。而对于儿时的我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家里吃饭。

在乡下的家里，我们一家十几口分成两排面对面坐在餐桌前，我是老么自然要坐在最末位。每每想到十几个人在昏暗的屋子沉默地用餐，我就不寒而栗。再加上我家是那种古板的乡下人家，配菜基本不变，不指望有什么珍贵或豪华的食物，渐渐地吃饭成了我最害怕的事。在昏暗的屋子里，我坐在最末的位置上，冷得瑟瑟发抖却还要往嘴里硬塞饭菜。人到底为什么要吃一日三餐呢？我暗自琢磨，莫非这是一种仪式？全家人一

日三次在固定的时刻聚在昏暗的屋子里，按照固定的顺序吃饭，没有食欲却还要面无表情弯腰低头嚼着饭，难道是在向屋里游荡的灵魂祈祷吗？

不吃饭就会死不过是唬人的迷信罢了。但（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这是迷信）这种迷信却时刻让我感到恐怖与不安。人不吃饭会死，所以不得不一直工作、吃饭——简直没有比这更晦涩难懂而又可怕的说法了。

总而言之，我很迷茫，完全不懂经营人生为何物。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人的完全不同，我因此而不安，曾经夜夜辗转反侧、痛苦呻吟甚至陷于癫狂。我幸福吗？从儿时起，我就是别人口中幸福的孩子，可我觉得自己一直深陷无间地狱，反倒是说我幸福的人看起来比我幸福多了。

我甚至认为自己身负十大痛苦不幸，旁人倘若承受任何一种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总之，不明白，到底什么是旁人的痛苦，又会达到何种程度？充满实用性的痛苦，吃饭就可以解决的痛苦，或许才是凄惨无比的阿鼻地狱？我所谓的十大不幸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我真的不明白。但是，他们却不想自杀也不会发狂，讨论着政治，不绝望不放弃地与生活抗争，并不痛苦呀？他们成为利己主义者，并笃信这是理所当然，并不怀疑自己啊？所以他们很轻松。可是，所谓人生真的如此就完满了吗？我确实不懂……夜晚酣然入睡，早晨

神清气爽，究竟会做什么样的梦？走在路上脑中又在思索着什么？金钱？恐怕不止如此吧？我曾听过人为吃饭而活，却还从未听说人为金钱而活。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不，我这也懂……越想越不明白，我深深地陷入不安与恐惧，难道只有我不同？我甚至不敢与旁人搭话，因为不知说什么。

那时最终想出的办法是扮演小丑。

这是我对人最后的求爱。我极度恐惧人类却又无论如何也无法对其死心。演小丑逗笑是我能想到与人联系起来的唯一方法。表面上我在不断搞笑，其实是在豁出一切，汗流浹背地为人服务。

儿时起，我就不懂家人的痛苦或他们在考虑着什么。这样的隔阂让我恐惧不堪，只好逼自己扮起滑稽的小丑。渐渐地，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成了一个无法袒露真心的孩子。

只要看一下那时候我与家人的合影就会发现，别人拍照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唯独我是皱着脸露出莫名其妙的笑容。这其实就是儿时的我一种可悲的滑稽。

而且，家人责备我时，我从不顶嘴。那寥寥数语仿佛晴天霹雳击中我，简直让我发狂，哪还顾得上顶嘴？我甚至觉得别人的责备都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无法实践这真理，因此才不能与人一起生活。所以我从不与人争论或是辩解。听到别人说我坏话，总是默默地承受，认定是自己不对，内心承受着疯狂的恐怖。

或许无论是谁被别人批评或斥责都会不开心，然而我却从人们愤怒的表情里发现了比狮子、鳄鱼、恶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时大家隐藏着这种本性，一旦被触发就会暴露，就好像草间安详睡觉的牛，猛然甩起尾巴抽死肚子上的牛虻。每每看到别人因怒而暴露的可憎面目，我不禁毛骨悚然，可一想到这或许也是生而为人的一种资格，我就会陷入深深的绝望。

我怀着对人的恐惧如履薄冰，担心自己的举止不符合人的标准，然而这样的烦恼只能独自锁在心底最深处的箱子里。我隐忍着忧郁与敏感，假装天真无邪的乐天派，渐渐变成一个小丑般的滑稽怪人。

只要能逗笑别人，做什么都好，这样就没人会发现我根本不在他们所谓的“生活”里。总之绝对不能碍别人的眼。我期望自己是“无”、是“风”、是“空”，披着滑稽可笑的外衣娱乐家人，甚至面对比家人更难懂的男仆与女仆们我也拼死提供小丑服务。

夏天我在浴衣里面穿上红毛衣，跑到走廊上走来走去，只为逗笑。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哥看到此景也忍俊不禁，饱含疼爱地对我说：“阿叶，不能这么穿。”再怎么说我也不是不知冷热在大夏天穿毛衣的傻子，我只是将姐姐的裹腿缠在胳膊上，从浴衣的袖口露出一一点，外人看起来好像里面穿着毛衣。

我父亲在东京有许多工作，因此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别

墅，一个月大部分时光在东京的别墅中度过。回家时他常给家人甚至其他亲戚带礼物，而且似乎上了瘾。

有一次去东京的前天夜里，父亲把孩子们叫到客厅，笑眯眯地问每个人这次想要什么礼物，然后将孩子们的答案记在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亲近还是很少见的。

“叶藏呢？”被父亲一问，我竟无言以对。

别人问想要什么，反而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一样，反正没有什么能让我快乐，这样的想法一下子掠过我的脑海。而且，别人赠予的东西，即使多么讨厌也不能拒绝。讨厌的事情不能说讨厌，喜欢的东西也要提心吊胆偷偷摸摸，我只感到极度苦涩与难以名状的恐怖。我无法靠自己从二者中选择其一。这种性格或许是造成我“耻辱的一生”的重大原因之一。

我沉默着，正别别扭扭的时候，父亲不耐烦地说：“还是书吗？浅草的商店里卖小狮子，就是正月舞狮用的那种，大小正适合小孩儿披在身上，你不想要吗？”

一旦被问到不想要吗，我就完了，连滑稽的回答都做不出来。作为小丑还是不合格啊。

“就书吧。”大哥认真地说。

“这样啊。”父亲仿佛顿觉扫兴，一下子合上笔记本，连写都没写。

这是多大的失败啊！我竟然惹怒父亲，他一定进行可怕报复

的。趁现在我一定要做点儿什么补救。夜里，我颤抖地躺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地思考对策，猛然起身来到客厅，打开父亲刚才放笔记本的抽屉，拿出笔记本，哗啦啦地翻到记下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上“舞狮”后才回去睡觉。我其实一点儿也不想要舞狮用的狮子，反而书还好点儿。但是我注意到父亲想给我买狮子，为了迎合他的想法，讨得他的欢心，我只能偷偷潜入客厅以身犯险。

我的这一非常手段果然获得巨大成功。父亲从东京一回到家就用大到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的声音对母亲说：“我在商店街的玩具店里翻开笔记本一看，竟然写着‘舞狮’，而且不是我的字迹。我左思右想，肯定是叶藏的恶作剧。这孩子，我问他时哧哧笑着不回答。真是个怪孩子啊，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却好好地写在笔记本上，我在玩具店里忍不住笑了起来。快把叶藏叫过来。”

有时候，我把家里的男仆和女仆们召集起来，一个男仆胡乱弹着钢琴（虽然我家在乡下，但这些东西还是有的），我则随着狗屁不通的曲调跳印第安人舞给他们看，大家都笑得不行。二哥点亮闪光灯，拍下我跳舞的照片。等照片洗出来一看，腰布（就是一片印花包袱皮）的连接处竟能看到我的小鸡鸡，家人又是大笑一场。对我来说真是意外的成功。

每个月我都会订十多本新出版的少年杂志，另外又从东京

邮购各色书籍，默默地读完。

乱七八糟博士呀，古里古怪博士呀，这些书中的角色都是我的老熟人。还有鬼怪故事、讲谈、单口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旁门左道我也颇为精通，所以常一脸严肃地说笑话，逗家里人开心。

但是，啊，学校！

我在学校颇受尊敬。“受尊敬”这个词的含义令我害怕，根本是在欺骗旁人，一旦被人识破所有的伪装都七零八落，会受到的羞辱比死还可怕。这就是我对所谓“受尊敬”的定义。欺骗别人得到敬重，一旦有人识破，他就会告诉大家，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被骗，盛怒下的复仇将会多么可怕！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毛骨悚然。

我在学校受人尊敬，与其说是因为家境富裕倒不如说是因为世人所谓的“聪明”。我从小体弱多病，常病休一两个月，甚至出现过一学年卧病在家的情况，即便如此，我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坐人力车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成绩也比谁都好。身体好时我也不怎么学习，上课时一直画漫画，下课后把漫画里的故事讲给同学听，取悦他们。写作文时，净写些滑稽可笑的故事，被老师提醒过依然我行我素。因为我知道老师其实私下里期待着我的滑稽段子呢。有一次，我照例用特别悲伤的笔调写了自己的丢人经历。那一次母亲带我坐火车去东京，我把尿尿进车过道的痰盂里（那次去东京，不是我不知道那是痰盂，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